

著 殺 錢
版出店書華新東山

窈樣忘

怎
樣
寫

錢
毅
著

山東新華書店印行

怎 樣 寫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出版

著 者

錢 毅

發 行 者

山東新華書店總店

總分店：膠東

渤海 魯中 魯南 濱海

分支店：日照

諸城 大店 臨沭 藏馬

莒縣

煙台 威海衛 龍口 文登

蓬萊

牟平 高密 膠縣 牙前

沂山

蒙山 沂東 膠縣 沂中

博山

泰安 蒙陰 沂中

樂陵

濟寧 博興 無棣

平邑

泗水 滕縣



劉惠小

像遺毅錢

錢毅小傳

阿英

錢毅，安徽蕪湖人，余長子，一九二五年生。四歲（一九二八）隨家移居上海。六歲（一九三〇）入學讀書。自幼慧敏純樸，刻苦讀。以家庭感染，愛好文藝戲劇，並逐漸接受民族革命與階級革命之思想。十三歲（一九三七），即於課餘，從事戲劇活動。與同學組織「子夜劇社」，後又參加「上海劇藝社」、「新藝劇社」。曾主演「高爾基童年」（一九三八），在上海文化界高爾基紀念晚會上）、「古廟鐘聲」（一九三九）、「牛郎織女傳」（一九四一）、參演「夜上海」（一九三八）、「一年間」（一九三九）、「碧血花」（一九四一）、「海國英雄」（一九四〇）等劇。深得前輩及觀眾嘉許。柳亞子先生贈詩，至譽為「虎兒」。其於文學，以研究俄羅斯古典著作，及高爾基作品，用力為最勤。於中國文學，則雅愛宋詞，慕夏存古之能以少年為民族死節，竄重其詩文。嘗與同學親手寫本文藝雜誌，親為繕寫，日夜劬勞，發行至數十期之多。十七歲（一九四一），日僞侵上海租界，不甘為奴，得上海黨之助，抱病先余來解放區。初入新四軍一師一旅服務團，參加「泰興戰鬥」，旋轉三師魯工團（一九四二），於游擊環境之舞台技術，頗有發明。十九歲（一九四三），蘇北大掃蕩，調「東海大隊」，擔任文化政治工作，輾轉海邊，與敵周旋，凡二月有餘。後遂專攻大眾文藝與民俗學，「決心將全生獻給為工農大眾的文學事業」。蓋余從事革命，迭遭將難，屢瀕於死，彼以幼年，亦陷圍圍。長大來，更目擊國家多難，民生痛苦，追源溯本，乃有激憤。又以所志文藝，讀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談話」，於思想上，更起決定作用。其對革命事業與文藝工作之理解，實已由「感染的」而進入「理性的」，立志堅定如斯，有自來也。

。同年，襄余編輯雜誌「新知識」(一九四二—四)，舉凡一般編輯事務。校印裝幀，靡論巨細，莫不親身董之。二十歲(一九四四)，入「鹽草大眾」報社任編輯，以主編黃則民同志之殷殷教導，及其衷心向慕業學習，猛晉甚速。二十一歲(一九四五)，改任副主編。由其工作作風，刻苦耐勞，深入持久，培養工農作者，不遺餘力。因辛勞致疾，亦不稍休，曾被選為模範工作者。二十二歲(一九四六)，被聘兼任華中文協大眾文藝委員會委員，方欲有所建樹，自衛戰爭速起。彼以能參加此一世界內戰史上最大有意義的一次內戰，親身處在這內戰的最重要一個戰場，是無比光榮與優越的際遇(一九四六與小惠函中語)，熱烈要求投軍，未獲批准。第一次漣水大戰，始克奔赴前方，從事民伋教育工作，一月有餘，被召返社。後又屢番要請，再至前線。今年(一九四七)，「鹽草大眾」報以敵深入，暫事停刊，遂調任新華社鹽草分社，暨鹽草日報社特派記者。二月初，赴淮安石塘區採訪，隨當地民兵聯防隊深入將佔區。三月一日拂曉，為自有塔出發襲擊該處之特賊部隊包圍，突圍中遭敵俘劫。敵迫其「自新」，厲聲曰：「甯可槍斃，決不自新」！不屈不撓，於翌日在石塘鎮將據點外，從容就義，壯烈殉國。年二十三歲。中共正式黨員。遺著已刊者，有輯編之「莊稼話」(一九四六)、「大眾詩歌」(一九四六)等。待印者，有「怎樣寫」(一九四六)、「海洋神話」(一九四三)等。待裝編者，有大眾文藝劇作、詩歌、戲劇、大眾語言研究、大眾傳說與大眾諺語、民俗學資料、及日記、雜稿，約數百萬言。就其資質努力，學業成就，殊未可限量，惜為將賊所戕，不得永年。然其堅貞不屈，為中國民主、和平、獨立、自由、與正義，誓死不顧之自我犧牲精神，有得於黨之教育與感召，而表見於人世者亦多矣。余以隨軍魯中，不能收其遺骸。因先次其事，拭淚為之傳。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目次

寫在前面.....	一
寫什麼？怎樣寫？.....	三
從「莊稼話」裏學幾種寫稿方法.....	二〇
怎樣寫小故事.....	二六
怎樣寫小詩歌.....	三一
大灣農民是怎樣集體編寫詩歌的？.....	三六
談「敘事詩」.....	四四
怎樣寫工作小經驗.....	四五
★ 集體寫稿與集體改稿.....	四六
★ 談「代筆」.....	四九
「大眾詩歌」前言.....	五〇
談談「牆頭詩」.....	五三
★ 鹽草區的牆頭詩運動.....	五五
★ 大眾報編輯工作上的幾個具體問題.....	七三一八〇

寫在前面

這本書裏的幾篇東西，是我從去年（一九四五）春上到現在陸續寫的。對它們，我自己並不滿意，感到問題談得很膚淺，文藝寫作的兩難，也不一定投工農心。如今大膽編成冊子，只望它能供大家做個參考。再有，就是希望引起大家對寫作理論和方法能進一步的研究。

關於大衆化理論，十幾年來爭論不少，也有許多正確的見解，可是進一步談更實際更具體問題的，差不多還是空空一張白紙。那些平民教育、民衆教育工作者，也談過「編民衆報」之類的實際問題，但是與工農大衆寫作運動，在本質上，究竟不同。那些在國民黨統治區（那裏，是不准文藝工作者到工農大衆中去，更不讓工農學文化的）生活的文藝工作者，寫出「怎樣學大衆語言」之類的文章，叫人看了，也禁不住有些隔靴抓癢的感想。只有解放區，羣衆運動真正開展，政治經濟條件齊備，大衆寫作運動，從嘴上進到手上，在實踐過程當中，才得了一些經驗，寫出一些文章。例如延安的「大衆化工作研究」，魯中的「工農通訊工作」，以及各解放區大衆報上零星發表的短篇。這些文章，都相當推動大衆化工作。對工農解下不少寫作上的難處，特別是在山東，許多工農一開始寫稿摸不着邊，受到「寫什麼？怎樣寫？」的教育，漸漸能理出個頭緒。這些實際的寫作理論和方法論著，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不過，要嚴格的說，這些理論還非常毛糙，也大大落在冊作後面。今天工農文化水平低，談寫稿方法、文藝理論，主要仗知識份子出身的同志，可是這些同志（連我在內），對工農的熟悉

程度，尤其是對工農寫作的特點與規律的了解，還不够深。要談工農寫作，往往以自己過去學的方法、或者先有個「標準」去衡量，硬向工農頭上套，硬灌給工農，至多把太不適合工農的部分去掉。並不是耐心地研究工農作品，從工農作品裏發現問題，找出規律，綜合概括，寫成完全適合工農的理論。因此，這些「論文」，就不一定說對工農心窩；從工農來說，不一定正確。而我，連「過去的方法」也懂得太少，寫的更顯得膚淺、不完整了。

當解放區工農在經濟上政治上完全翻身抬頭之後，對學文化的心，更猛更切，工農需要更多的寫作指導。同時，今天已經有這樣多工農作品，也儘够我們研究總結出更多更好的經驗理論，我們不能以已經有了的這些比較適合工農的寫作理論為滿足（這在通訊工作方面，比文藝寫作方面成績大，因為通訊運動比文藝工作普遍深入）。我們更需要注意從工農作品裏發現問題，順着工農的心來想事情，來談工農寫作問題。希望做大眾文藝工作的同志，在這方面能更多的下些工夫。別的不談，工農用自己的勞動，搗造了學問，用自己的血汗，造紙、印書，讓我們學到文化，得到知識，我們反過來却不給工農文化上幫助，一味頭昂八丈高，只顧自己去求「深造」，這是應該的嗎？

大眾化是個長期艱苦的運動，建設工農文藝理論，更是費難的事，但是，跟着大眾化運動在實踐上的發展、深入、提高，理論也一定會從現在啓蒙式的狀態，逐漸形成完整的體系的。願我這本書，能盡個「拋磚引玉」的作用，得到大眾文藝工作同志寫出更多更好的大眾寫作理論來，那也就不辜負工農對文化的心願了！

錢毅
一九四六、六、卅，在淮城。

寫什麼？怎樣寫？

這是以一九四五年四月應早大衆積極工農通訊員談話會上的寫稿問題總結爲主，補充整理寫成的。本來作爲「工農通訊員手冊」的一部分，但「手冊」終未印出，現在把不合時的改去，先在這裏發表。一九四六、「七一」。

我們當工農通訊員的，有兩件大事要做，一件是發展與組織工農通訊小組，一件是寫稿子。寫稿子更是頭一件重要事情。如若一個通訊員光知道組織通訊網，稿子却一篇也不寫，那還成什麼通訊員？不過，許多新參加的通訊員，頗感到沒頭緒的，倒就是寫稿子，要他寫稿，他會說：「寫什麼啊？又沒有什麼可寫的！」當真沒有什麼可寫嗎？不是的！說這話的人，不是不知怎樣找材料，就是弄不清報紙上要些什麼稿子。我們先談談後一個問題。

(一) 寫什麼？

寫什麼呢？什麼內容的稿子報上才要呢？

第一 寫新的事情

現在天翻個身，地打個滾，民主政府一成立，小紅旗上天了，泥腿子老百姓幾千年屈氣整吐清，見了天，當了家。那些壞的、不合理的、壓迫剝削的事情，全挨打下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

上來，老百姓一天到晚笑不攏牙。仗着共產黨民主政府帶頭，熱火火的搞各種民主建設，爭全國和平民主（包括自衛鬥爭），在民主建設各方面，帶頭起模範，給全國各地做鏡子。例如受盡黑罪的人民，把壞蛋惡霸揪下台，得到伸腰吐氣的情形；農民得地之後，加倍肯下勁生產的情形；組織各種互助合作生產的情形；把城鎮鄉村建設繁榮的情形；選幹部、做幹部的情形；把軍隊政府當自己切肉連皮家裏人的情形；在文化上翻身的情形；參加人民武裝，不讓壞蛋伸頭，保衛自己的好日子的情形；……。一句話，民主政府成立之後，千年塘灰也發熱，太陽家家門前過，受罪的人民，不再終年到頭，任人搓、任人捏；不再悶聲不響過一世，到老死還只蹲鍋門口轉。而是各事自己出頭做主，過到從來未有的好日子。這些，全是從古至今不會有的大事情、新事情、好事情，這種事情，全值得上報，應該上報。

再說，現在天下變了，人民一天天覺悟，感情思想全變過來了，「圓耳朵聽不進方話」，再說什麼壓迫好，工農那個還相信？那個還聽得進？我們人民要聽的（也就是應該寫的），是上面談的新事情！也只有新事情，通訊員才願意寫、熱心寫，寫了才投人民心。

有少數寫稿的，這一點弄不清楚，還糊裏糊塗，寫些舊的、封建的、無聊的稿子來，像什麼三個女媧吟詩，父子進士的故事，連「公公拉着媳婦手，兒子打破老子頭」，「五男二女成家，一時打得亂如麻」的謎語都寫來，是不對的。不過，這不是說，我們全不要過去的東西，過去的好東西是好的，「驢阜大眾」上登過一篇「無鷄之談」，本來是舊故事，但是他諷刺封建地主諷刺得很好，在今天有新意義，還是可以上報。

第二 寫工農羣衆

工農是最偉大的人，世界上不論什麼東西全是工農雙手價出來的，解放區的局面，就是靠工

農（包括武裝的工農）開闢、堅持、擴大的，我們要寫解放區的新事情，是和寫這些解放區的主
人——工農分不開，我們主要的就要寫工農。

寫工農的什麼呢？

我們的報紙主要是為工農服務，替工農、代表工農講話的，是要反映工農鬥爭與生活的。我
們的投稿子，就要寫工農鬥爭，寫工農生活，寫工農心窩裏的話。

為工農的鬥爭，包括工農對封建勢力鬥爭，對反動勢力鬥爭，對自然鬥爭（生產）……。
寫工農的生活，包括工農過去在昏天黑日下受罪情形，現在一天天上升的幸福好日子，日常生活
裏，能表現出工農的好品質的大小事情，工農的政治生活、組織生活；文化娛樂生活……。
寫工農心窩裏的話，包括吐露幾千年來受壓迫的屈氣，吐露如今對共產黨新四軍民主政府的熱愛、
擁護……。這些，都是工農需要，適合工農的。

第三 寫好的，也寫壞的

我們報上稿子，總不外兩頭，一頭是寫好事情，一類是寫壞現象。（寫成績，也是屬於好事
的。）

寫好事有兩種，一種是寫我們許多好上級、好領導人（或機關）的好處，寫我們擁護與愛護
的事情，這叫「歌頌」，例如歌頌民主政府、解放區，歌頌共產黨、毛主席。還有一種是寫英雄
模範，是寫值得稱讚、誇獎的事情，這叫「表揚」。

寫壞事也有兩種，一種是寫敵人壞，是寫我們仇恨、反對的事情，這叫「暴露」，像暴露敵
人、偽軍、反動派、封建勢力。還有一種是寫我們自己的缺點，是進步當中發生的缺點，我們希
望他改好的，這叫「批評」，像工作中的偏向和一些腦筋不開通人做的錯事。

我們寫稿，不但寫好的（歌頌、表揚），也寫壞的（暴露、批評）。寫好的是爲了擁護、支持好的，鼓勵好的更好。寫壞的是爲了攻擊、打垮壞的，或者使人認清缺點，就不走彎路，改正缺點。

第四 寫熟悉的事情

我們工農通訊員，做的工作各不相同，有人做行政工作，有人做羣衆工作，有人做交通工作，有人做財經工作，事務工作，有人光在家攪生產……上面說我們要寫新的，工農自己的、好的、壞的事情，這些事情太多了，怎麼辦呢？我們就要做什麼工作，寫什麼稿子，寫自己熟悉的、事情。因爲自己動手做的工作，自己了解頂清楚，寫起來容易生動、細緻。不過，這話也不能呆板用，比如寫敵偽情形的稿子，一定要去當一當偽軍才寫，這就笑話了。所以我們又說：「寫熟悉的事」。敵偽的事，只要你熟悉，不一定是自己做的，也可以寫，也應該寫，這樣，報上才能反映出敵偽情況。

做什麼，寫什麼裏，還包括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寫工作經驗，我們做工作，一定要接受人家經驗，不曉得人家經驗，隨你怎樣跳猴兒也跳不起來，報上如果只發通訊消息，指導性就不強，對大家幫助就不多。大家有好經驗，也不寫，讓它埋沒了。所以我們要多寫經驗稿子。有些人說：我們工農文化低，不會總結經驗嘍！這是把經驗範圍看小了。經驗不光是總結性一三三四、打通思想、工作步驟等等，你照實把工作怎樣做的，工作裏發現的困難與問題，克服困難的辦法寫出來，也是很好，很具體的經驗。

歸結一句話，「熟寫裏好措畫」，寫自己熟悉的事情，即寫得好，對報紙也有用，寫你不熟悉的事情，是難寫得好的。

寫稿子還有一個「秘竅」，就是寫中心工作。我們解放區每一個時候工作總有每一個時候的中心工作，例如一九四四年冬天擴冬學、擴民兵，一九四五年春上擴參軍、擴生產，目下擴減租減息、土地改革……，這些工作，報上全要反映。編報用的稿子，也大部分根據中心工作選。我們寫稿子，如若不根據中心工作寫，參軍時候，大家全不寫參軍稿子，倒去寫減租，那麼人家看報也不曉得你這個地區在擴參軍，反映不出來，工作經驗也不會交流，發表機會也少了。

不過，這不是說，只要寫中心工作，旁的就不要，我們解放區的民主建設，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裏指示的許多任務，全是我們經常要做、要反映的，只是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着重點罷了。中心工作要報導，經常工作也要報導，各個單位，各個部門的工作全要報導。

★ 關於「寫什麼」？上面只講幾點原則，具體的項目，這裏不能多談了。

(二) 怎樣寫？

話說到這裏，有人說了：「這個我懂啊！你不說，我多看看報也會曉得。不過，總還是好像沒得什麼寫，不知怎麼寫。」好！我們就談談這問題。

第一 搜集材料

要找得出材料寫，要寫得正確，頭一件事，是要寫稿的人，先問問自己，是什麼事情，什麼

.....
 確定自己
 立場提高
 政治水平

力量使自己要寫稿子的？自己是站在什麼立場寫稿子的？自己擁護的是什麼思想？

我們是工農，我們愛工農，我們擁護工農自己的領袖、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軍隊。我們看到工農翻身，看到工農做出多少偉大的事，我們一定滿心歡喜

，對這些事的興趣，自然就提高，覺得動心，就有材料寫，也寫得正確了。

沒有正確立場，對問題的分析能力就差，不能發現問題，寫稿材料也就沒有，更難寫得好。

沒有正確立場，遇到差不多事情，因為把握不住，就不敢寫。沒有正確立場，對缺點、壞事、也不敢批評、暴露。

要克服這些缺點，就要學習政治，提高政治水平，加強政治修養。

魯中工農通訊員密士交說：「工農通訊工作要做好，首先要下決心為工農服務，我開始這個觀念不明確，有些材料就看不見。看見也不願寫，怕得罪人。」就是這個意思。

沒有材料，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主觀上不努力。許多人寫稿子，總是「飯

要主動的.....來張口」，非要材料送到面前，才想起寫稿子，碰着什麼寫什麼，這樣，材料

搜集材料.....一定不容易得。我們寫稿子，一定要把寫稿這件事情放在心裏，「鹽草大眾」

模範工農通訊員曹景虹說：「你自己對報紙迷迷媽媽的，那就沒得材料，你若

是自己時刻注意，當一件工作，就有材料！」曹景虹、顏景詹他們，都是隨時隨刻注意材料，做

工作總要多做，能多得些經驗，寫稿材料就多。拿工作和自己私人利益一樣看重，一點細小事全

注意，這樣，還會不發現材料嗎？

（這裏，本應該怎樣搜集材料，不過，這問題跟「稿子怎樣寫得好」有關係，一併放到後邊去談，免得重覆。）

養成記材
料的習慣

工農通訊員還要養成記材料的習慣。(記材料，不單記事，統計數目字，還要記好的話語、句子。)模範積極工農通訊員曹景虹、王知四、黃明鑑他們，有時候遇到好材料，當時沒空寫，馬上記下來，到晚再寫，這是好的。俗說：「好記心，不如爛筆頭。」材料記上本子，的確比記在心裏好。不過王知四他們在這方面做得還不够，他們記的，只是記當時可用的。我們只要遇到好材料，應當都記下來，現在用不到，將來會用到的。材料太少太小，日久聚多了，就會連成一篇好稿子，至少也能做做參考。「隨筆登賬，免後思量」，這話一點也不錯。

第二 處理材料

顏景啓說：「材料搜到之後，頭腦子要沉一沉，分析下子，那個要寫，那個不寫，再着筆。」這就是怎樣處理材料的問題了。

最初搜到的材料，大概是很零碎的，你要決定下子，「那個要寫，那個不想看，……寫」，這個決定根據什麼標準呢？就要看你這篇稿子是「說什麼」的？說什麼？在寫稿上，叫「主題」，在搜材料的時候，你多少有了個念頭，打算「說什麼」，不過，有的材料，處理輕重不得當，主題就會變掉，所以在材料全搜好之後，還要細心想一想，這篇稿子「說什麼」？決定之後，根據它來處理材料就不難了。

剪裁

處理材料，就是剪裁材料，剪裁，就好比剪裁衣裳，把不需要的部分剪裁掉。寫稿子怎麼剪裁呢？那些是不需要的呢？

第一，寫稿要有中心，普通稿子中心只有一個。這個中心，就是根據主題來決定的，有了主題，就有了中心。我們根據主題來剪裁材料，能說明主題的材料，符合中心的

材料，就留着。

第二，寫稿談事情要清楚，要清楚，就要抓住主要關節，不能放過。你寫一個二流子轉變，把他轉變的主要原因，主要事實不寫出來，怎麼能叫人家了解呢？「鹽阜大業」上稿子大部分是短小的，更要抓住中心和主要關節談。

不符合中心的，不是主要關節的，都可以少談或者不談，剪裁掉。

凡事總有個先後，材料決定之後，就要決定先寫那個，後寫那個，這個事情，也沒得呆板數，工農寫稿不多，不必去費心思考慮這問題，大致上只要順着來，一件事情，先做的先說，後做的後說，就行了。但是寫經驗、小調怎麼

辦呢？那就看怎樣能把意思說明白，怎樣寫才不平淡，來決定先後。不過，無論如何，這件事情出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在開頭就要讓人曉得。小通訊裏常常提到這人過去怎樣怎樣，這話也不一定在頭裏說，只在談到這人時候，必要給人了解時候，提一提就可。

總起來說，先後怎麼排，全看怎麼樣能把意思說明白，怎樣才能寫得有力量來決定。前面說的這一套主意，只是給大家做個參考，並不是呆規矩。大家稿子寫多了，自會容易處理了。

第三 題目怎麼起？

工農寫稿子，有幾件事情頂困難，頭一件就是起題目。有時候寫稿子不難，起題目倒費一半工夫還多，說不定想上兩三天還想不出來，這個困難頂要解決。

起題目要注意幾點：

第一，要把內容搜在裏頭，叫人一看就曉得這篇東西寫的是什麼？（這主要是指新聞、通訊說，小調詩歌不一定，不過，也要和內容有關係。）

.....
起題目要
注意幾點
.....